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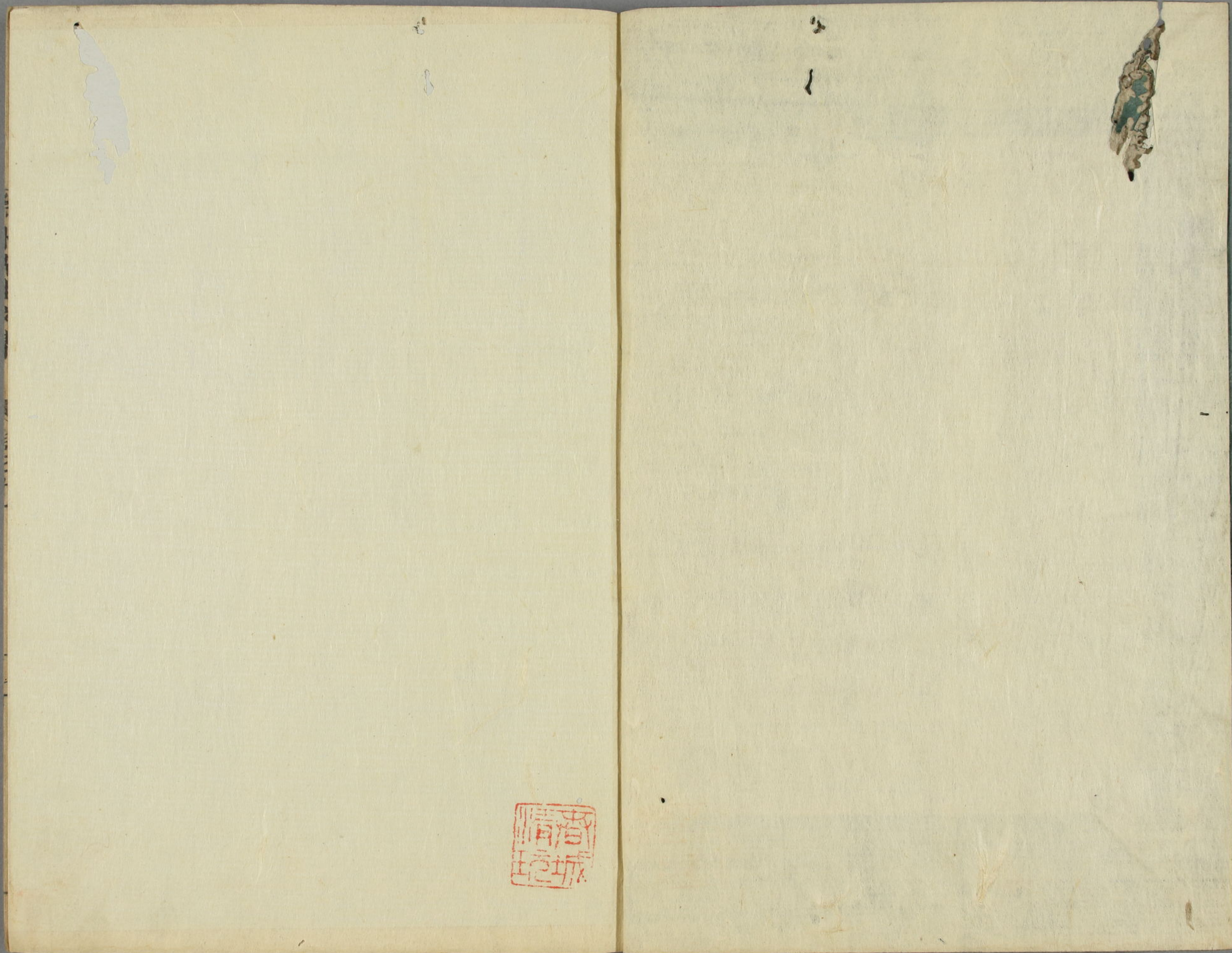
舜水先生文集

雜著

十一

特別
A20
2682
12





門 へ20
號 2682
卷 12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雜著二

公子之美 贈松平頼利

古來公子王孫之譽。重當時名垂後世者。呂其德耶。呂其富貴驕蹇耶。如呂其富貴驕蹇而已也。自周末。呂迄今茲。公子王孫。呂千萬數。亦有富可敵國。勢可炙手者。率皆名湮聲

舜水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歆而無傳。而戰國則稱孟嘗信陵。漢室則稱
河間東平者何哉。彼田文無忌。修小恭小信。
而終負大疵。然則獨有漢獻憲二王而止耳。
二王皆讀書好古。恭謙醇謹。忠君愛國。為善
且為樂者也。是且富貴福澤。與漢相為終始。
而名譽至於今。益彰。今公子名聲籍甚。無貴
無賤。皆能稱其賢。余去冬遇於國中。謙謙下
人。甚於白屋。肫肫懇懇。使人不覺自醉。而公
孫沐浴父德。稟承父訓。又階庭玉樹。不獨東

平。小侯足佩印綬而已。既已世濟其美。而又
惇其典。而庸其禮。進其德。而修其業。則百世
流芳。與二獻鼎足矣。勗哉。

三鏡 自扁其堂

且銅為鏡。可且鑑容貌。肅衣冠。且古為鏡。可
且辨幾微。慎思永。且人為鏡。可且審從違。微
失得。徹內徹外。有初有終。鏡惟三。則德惟一。
自古聖賢。未有不於此。朝夕孳孳焉者。余小
子瑜。髫年失怙。未聞家訓。昧昧而行。荒忽牽

老。一跌之蹉。喪厥終身。可不懼哉。

關帝廟額聯

正誼明道

自評。正誼明道。君臣朋友。皆有却分。不就得就。謀利計功。上分上之。

亦自無妨

金可捐。印可捐。軀命可捐。惟呂正五常之朋友。許難興。沛難興。荆益難興。止思明萬古之君臣。

仁

仁者吾心惻隱之微。而施之天下。則足呂保

四海。君子未嘗有四海之責。宜先具足保之體。故曰。呂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今天下有不忍於鱗鱗蚌蛤之戕其生。而忍於殺人之。是亦不知務矣。此謂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所貴乎擴而充之。

義

義者萬物自然之則。人情天理之公。譬之水。然或遇方而成珪。或因圓而成璧。若舉事。呂求合乎義。則土之型。金之範矣。非義也。因時

制宜而不失。範型之意。是即所為義矣。羞惡之心。為義之端。儻未嘗慎之於始。而不勝慙忿之心。或可謂之勇爾。不可謂之義也。

禮

禮為仁義之節文。天倫之秩序。故曰天秩有禮。又曰。禮經國家。定社稷。衛民人。利後嗣者也。而或者曰。登降上下。雍容慎齊。當之。果禮之實乎。雖然。執玉高卑。曰微脩短。氣揚視低。曰知姦回。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行中采齊。

步中肆夏。尚矣。恭敬無實。玉帛云乎哉。

智

知為是非之心。知斯弗去。甚為平易切近。人可能。非必其神而明之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世乃曰察察為知。非其本然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劉文成曰。宰相者持心如水而已。無與焉者也。斯大知矣。而或者乃曰利而昏之。是豈其知弗若歟。

信

信於四德。非班也。君子濟而埒之。如天之有五行。爵之有五等。何哉。蓋盟誓契而狙詐生。如荀息之不背其君者。亦庶乎其可矣。獨不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乎。延陵公子。心許徐君。而脫劍。呂掛其墓樹。信之大矣。尾生與女子。期待不至。抱橋而自沒。亦可謂之信與。

敬五首

古之人有言曰。敬者德之聚也。又曰。能敬必有德。又曰。敬者禮之興也。然則為學之道。舍

敬何適哉。不獨士大夫為然也。蘭陵令學業。即不敢言。然猶曰敬事無曠。豈有不敬而可言學哉。

二

敬為德之聚。是敬乃德之本也。敬為禮之興。是禮繇敬。曰行也。緝熙敬止。而無往不善。君子曰之。自強不息。奈何忽諸。

三

德之忠。莫大於敬。而名之。墮莫甚於慢。故曰。

惰慢則不能理性。君子曰禮存心。豈徒然乎。

四

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作事可思。行止可度。雖欲不敬。其將能乎。

五

敬之時。義亦大矣。非謂偃俴曲謹外貌足恭而已。內曰敬其心。外曰致其事。孫卿曰。敬職無曠。敬事無曠。敬百姓無曠。夫敬而至於百姓。其安所往而不敬哉。能敬必有德。豈不信

然。

誠應也。藤定久之露。

劉忠宣公問一言而可曰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誠則始終不惑。表裏一致。敬信真純。往而必孚。故曰君子誠之為貴。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於事君則誠為更亟矣。蓋誠則勿欺。勿欺忠之本也。事幼君則誠為尤亟矣。進達善良。屏絕敗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舍誠何適耶。然

而自知人始知人其難矣哉。子思子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焉有誠而愚其不明者哉。

謙

書云。其受和。白受采。蓋言其量之可益也。謙者量之可益者也。天道禍滿而福。謙地道變滿而流。謙故曰。謙受益也。滿盈者不損何為慎之慎之。

謹

謹者如鹽梅之於五味。無所往而不宜者也。

曰之。淑躬則曰醇謹。曰之。居心則曰敬謹。曰之。勵行則曰謹飭。曰之。慎言則曰謹信。至若畏首畏尾則憇也。非謹也。

毅 應酒井純常之需

孔戡於為義若嗜欲。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逡巡如不勝。此可謂勇所當勇。而怯所當怯矣。能柔能剛。能弱能強。君子之道也。毅然特立。有為之士也。儻繇是而進於學焉。則為曾子之所畏。而邾射之所信。無難矣。

鑑

人無於水鑑。曰人鑑。此聖賢不易之論也。然水至平。吾曰居吾心焉。水至清。吾曰濯吾德焉。安在其不可為監也。

恭敏

氣餒者自畫。量狹者易盈。蓋人之性。慎重則苟安。而明敏多矜詡。今有材能穎脫。又敬事而抑抑自持。儻當路者。知所曰教育。而甄別之。不幾可用之才也乎。

積誠

余初見之。次年即乞余書。至今踰十年而未之應。不怒亦不怠。而請之不巳。可謂誠矣。可謂誠之積矣。推是心而尊德好善。其有不進於賢人君子之列者乎。故為之書。

明強

人生本然之體。無有不明。無有不強者。有物蔽焉。則昏。有慾撓焉。則餒。然則如之何哉。充之。曰學問而已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之功極。而至於已百已千。無時無地。少有懈弛。少有疑則蔽者盡徹。制者盡祛。明德自明。而強幹自植。儻曰生質。諉也。則終其身。愚柔而已。或曰獷悍暴戾。為強者。則不明。更甚矣。

訓忠

忠之時。義亦大矣。而大臣之忠。則與小臣異焉。大臣者正己物正。而潛格其君心之非者也。至於輔幼主。抑又難矣。豫養君德。使其君親端人。見正事。而便佞技巧。儉邪之徒。不得

進焉。吁亦難矣哉。非辦徹底誠心。未能勝其任。而愉快也。

閑邪

他人教人。必從高遠者。驚人。吾之教人。必從卑近者。始。然未有去麓而陟巔。舍近而涉遠者。

教子

先賢有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今人但思積金。遺子孫。所見亦淺矣。

詒孫

詒孫之道亦多端矣。或遺之金。或遺之書。司馬溫公曰。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且為子孫長久之計。斯詒之最善者矣。

遜敏

贈松平頼道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其志者。謙受益也。務時敏者。敏則有功也。厥修有不來者乎。

獲古 應白井伊信之需

先聖賢之相勸勉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今人才不逮先哲。而事不師古。是為方負平直。而無規矩準繩也。有是理乎。

勸興

敬教勸學。建國之大本。興賢育才。為政之先務。寧有舍此而追他事者乎。舍此而營他事。則僻邪誕慢之說。競進而雜糅之矣。欲求政教休明。風俗淳美。何可得哉。

誠齋

贈奧村德輝

世降俗薄。生質漸漓。不患不巧。獨患不誠。誠者作室之基。培築鞏固。則堂構壺奧。凌雲九層。皆於斯託始焉。子今者旭日之陽。能潛心好學。不荒於嬉。超於世俗。遠矣。繇是全其誠而不已。其何所不至乎。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子其慎思之而可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有他道也。顧諟在茲。其曰。儂巧琢之。

智勇

古人云。世間何物最益人。神智。曰莫過於讀書。蓋讀書則理明。理明則不期智而自智。理明則無左右瞻顧。擔當自力。則不期勇而自勇。故曰。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然此不可曰他求也。尋古人已決之疑。而決我之疑。討聖賢已成之事。而壯我之骨。孰有過於讀書者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有味乎其言之也。

一貫 應 嶋田守政之需

聖人之道。未有不一者也。一則未有不貫者。

也。二三則非道矣。堯舜之惟精惟一。孔子之一日貫之。正乃相傳之意。彼岐途錯出。豈得謂之道哉。然一日貫之。非一日貫之也。學者宜深長思矣。

忠恕 同上

盡已謂忠。推已謂恕。固也。此已果易盡哉。仁義禮智天之所賦。子臣弟友人之所萃。於斯有歉焉。尚得謂之忠哉。老老及人。幼幼及人。即盡其已而推之耳。乃有舍其在。我經營分

外謂之何哉。

勝齋

帝堯曰欽明。作則舜禹益一廷授受已。湯之敬躋。文之敬止。武之敬勝。一也。學問之道與將畧通。均有克敵制勝之功焉。蘭陵論將畧曰。敬謀。敬職。敬事。敬衆。敬敵。敵而敬則無不敬矣。孫子曰。智信仁勇嚴。嚴者敬也。敬則未有不勝者矣。不敬則未有能勝者矣。

靜觀 贈山田正吉

人之所_レ目多_レ誤者。恒_レ繇_レ動_レ與_レ謀耳。若夫一心澄澈。衆_レ勢不_レ擾。能_レ安_レ能_レ慮。自然_レ之理也。萬物靜觀皆自得。殆_レ目是_レ夫。

敏慎

天之降_レ才。亦甚_レ異_レ矣。敏者見_レ事風生。或_レ失_レ則躁。慎者長_レ慮却_レ顧。或_レ失_レ則憊。若夫慎密鎮靜。而能_レ迎_レ機導_レ窾。英俊果毅。本_レ之持_レ重安詳。此殆全德矣。豈_レ謂_レ好_レ學而已_レ哉。

鹽梅

明主際會。若作_レ和羹。惟鹽惟梅。斯足_レ為_レ鼎鼐之光_レ矣。

廣益

孔明今古絕才。其為相也。集衆思。廣忠益。吾故_レ目_レ顏_レ斯_レ堂_レ也。

進思 應_レ白井伊信之_レ需

昔子木問_レ范武子之德_レ於欒武子。武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治_レ官事如家事。言_レ於晉國無_レ隱情。楚王數_レ曰。宜夫子之光_レ輔_レ五_レ君_レ世_レ為_レ

盟主也。然則忠也者。社稷蒙其休。而子孫被其澤。人亦何憚而不為之也哉。

景虞

舜發於畎畝之中。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道。有為者亦若是。故曰舜人也。予亦人也。孰謂虞之不可景乎。

益廣 贈赤林重政

所貴乎為學者。所曰修身正行。益智廣才也。非徒庶民之子。藉此曰為進取之地。而公卿

大夫士之子。為尤。函丈之席。為益更大。古語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豈無取而云爾哉。世祿之家。可曰深長思矣。

專致 贈藤田貞固

夫奕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尚不能得。况學道為天下大業乎。聞足下篤志好學。不曰死生為意。可謂有志之士矣。因曰此最之。

邈齋

唐孫思邈曰。醫名世。追踪命附扁鵲倉公華

佗專以救世為心。不計其他。積久活人最多。其德通於幽明。今清水仙菴長於文墨。亦以此寓其仁術。恒汲汲不自逸。曰。吾以救世也。余故顏其齋曰邈齋。亦欲仙翁之德侔於思邈爾。

剛大

讀書之道。所曰端本善俗。勵世磨鈍者也。非獨君子之私業也。人人皆有之。學道曰臨民。則愛人。學道曰事上。則易使。親上之義明。剛

大之氣立。上無土崩瓦解之患。下無背公死黨之愆。彼君子亦何為不導之使學哉。或曰。讀書則風氣柔弱。是乃倒行逆施之論也。張睢陽過目成誦。至於羅雀掘鼠。猶然眦裂齒缺。是可謂之柔靡乎。彼不讀書而言勇。不過粗暴爾已。何能至於剛大也。

恭儉

恭儉者。人君之美德也。子輿氏曰。是故賢君必恭儉。然有禮者敬人。而導諛者曰為失體。

愛民者搏節而汰侈者曰為吝嗇自非人君
讀書好古灼知禮道之當然能不為宵小所
移奪也哉

要觀

要觀南澥窺衡湘此坡公尊崇昌黎之辭今
日與南澥相對得趣不更深乎觀乎澥者難
為水然歟否與

玉樹 贈大田資真

謝太傅內集羣從咸在太傅曰子弟亦何與

人事而必欲使其佳從子玄應聲曰譬如芝
蘭玉樹欲其生於庭砌耳太傅大悅是則然
矣吾謂雨露滋之深根且固之護其雪霜而
毋使斧斤得近焉庶幾栽培之道乎

漱芳 應一得齋谷重代之需
名抹茶壺

百卉之芬芳在花與實惟茶則在手葉之前
在花者花落而香隕在實者葉盡而耳淪惟
茶則切且龍團瀹之蠟眼玉椀擎來素瓷傳
送先聲擎手鼻端親炙在手唇齒歷乎喉舌

沁乎心脾。盥漱之間。津津乎其有餘味。清芬
耳美。久而不散。神爲之爽。目爲之明。固非凡
卉之所能庶幾也。是曰雅人韻士。其湛之也
過於酒。甚者有七椀喫不得之歌。有曰夫。

詠歸亭

應鍋島直能之需

古今爲學之人不少。研精則或乏春風沂水
之致。蕭疎則或難致知深造之誠。河南程夫
子。既有得於濂溪先生。吟風弄月。而歸。有吾
與點也之趣。斯所曰上接千四百年之傳。曰

開來學也歟。

直內軒

晚近之世。類皆好名。驚乎名。則方其外者有
之矣。未聞其有直內者也。直者不阿不撓。無
徧無倚。在心爲正。於德爲中。其身有不修者
乎。於曰齊家而家齊。於曰治國而國治。言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

名教樂地

天朗氣清。邀朋友。選勝。無問雅俗。皆知其可。

樂矣。甚者徵歌掄伎。桂酒蘭漿。耳厭鄭衛之音。目眩靡曼之色。口飫腐腸之藥。日夕無已。曾莫知其非。又其甚者。沒沒於貨利之場。營營于聲勢之塗。貪淫樂禍。禍患已胎。釁孽已著。而猶不自覺。吾不知其何樂而爲此也。昔漢世祖政事稍閒。手不釋卷。太子諫止之。世祖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固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矣。

江亭餘興

余昔年嘗燕飲。是齋不速而赴。丰人曰。公務未歸。而他客無一。至者仍命掩關。靜坐門無剥啄。樹影參差。清風徐來。簷敲鐵馬。因誦唐子西山靜侶太古日長如小年之句。一枰在側。閑敲棋子。其聲錚錚然。擊盃啜茗。饒有佳致。恍然六宜之樓矣。少焉。笛聲嗚嗚。初聞在遠。俄而嘹唳滉漾。如出足下。推窗視之。見一小舟飛來。漫櫓自速。短笛無腔。信口而吹。倏忽間。已入雲際矣。因見峯巒萬疊。青青入

戶澄泓一練。滌滌滌襟。此樓雅宜讀書矣。輿
梁兩國。綿亘長虹。控扼百州。崢嶸萬雉。居然
一大都會哉。有頃。遊舫如簇。隨潮而進。士女
笑言。玄黃綺靡。酒者雜沓。歌鼓喧闐。門人徐
摘其瑕疵。譯者徒誇其富麗。舳舻相銜。則蒲
圻江上。肩摩轂擊。則臨淄市中。應接不暇之
間。而主人已至。歷叙其候迎違慢之愆。衆賓
咸來。各致其踈遠温存之語。四體敝於嘉禮。
兩筋困於佳釀。身帶筵中心馳江上。欲如先

時寧靜之趣。不可得矣。勸酬交錯。杯酌難勝。
酒闌而散。猶有餘興耳。

向在席間。神情酣暢。因共乞作一短引。且
叙其事。已諾之矣。然七十之年。目力腕力。
昏昏綿軟。遂踈慵至今。每每自恕。今復欲
續此勝遊。見時懼無辭。且對不得已。聊爲
塗塞耳。真足爲懶人發一大笑。

書扇與小宅生順

宰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

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說與註。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之地。而曰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茅山道士之軍法哉。偶閱此。不覺失笑。錄奉。

與片岡秀元

清酒比聖。濁酒比賢。所曰尊醴醪也。三杯軟

飽後。一枕黑甜。餘所曰狀。酣適也。華胥氏之民。葛天氏之民。所曰寫亡機也。自余與片岡作大夫遊。稱揚美酒。不啻口出。然能飲而溫克。未嘗見號呶之態。亦既醪醑矣。詰朝則夙作興事。未聞曰。酪酲妨公也。殆有酒德者歟。

與洗衣老姥

王羲之居會稽。有山陰老姥。持六角扇。市之而弗售。右軍取扇。各書數字。而姥愠。余今年

寓日本。衣極垢敝。欲求一和灰。紉緘之人。雖倍其值。且倩居停及隣母。無有應者。最後得是姥。為余勤勤浣洗。酬之。且錢而辭。詰其故。但欲得余書二幅。亦大異。山陰老姥矣。故欣然為書之。

文義如流水

文義如流水。如積雪。因方則為珪。遇圓則成璧。隨地制形。不可方物。有不可顛倒。不可改易者。如適間聊適所問。鞠躬如也。如也。二字。

易焉字乎字何如。就舉入公門一節。全是兩如字。摹擬形容聖人敬謹之心。非真實鞠躬也。乃與鞠躬相侶。非真實不容也。恰像不能容的一般。兩如字。如畫工。何等生動。若作如鞠躬。趣味便減了。然猶不背戾。若作不容。如便說不去了。顛倒之不可者。若作鞠躬焉。則訓誨之辭。告誡之體。若作鞠躬乎。則心口自商之語。語意俱在下。入公門之前。下句湊上。便不合。查此改易之不可者。數者均非記事之

體也。如明問兮字些字。同是綴添之語。易之未為不可。即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目為絢兮。易為巧笑倩些。美目盼些。素目為絢些。亦說得通。就如唐隸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易為偏其反些。室是遠些。無有不可。至於于字於字乎字。在句中者。大槩相同。易之俱可。然亦有易不得者。如魏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乎字。易不得于字於字。吾無隱乎爾。雖可易。然少曉論唱歎之。

致。王立於沼上。易于字則可。易于字不妥。無惑乎王之不知也。易于於字則無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易不得于於字。在頭上者。亦易不得。偶舉數端。皆如此類。

書蕪若蘭畫軸後。應太田資政之需。

仇十洲英丹青妙天下。其摹倣前人筆意。鬚眉生動。點染逼真。存經離亂之後。聞此蹟殆絕矣。余家藏數軸。僅携一博古圖。自來。其餘不飽蠹魚。必成蛺蝶。有一西園雅集圖。絕佳。

南宮。至今思憶。適見此圖。璇璣織錦。霓裳羽衣。宛然松雪。無有毫髮差池。恨老眼眩糊。拭目諦觀。不忍釋手。因誌其後。曰。質之賞鑒家云爾。

書讀書樂卷後

讀書之道。理乎心性。通乎神明。不獨元士庶士。日於此孜孜焉。而天子公侯卿大夫。有治國平天下之責者。於此爲尤亟矣。先儒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知不讀書之爲可憂。則知讀書之洵可樂也。已。輒近世治不師古。輒有馬上得天下之意。上不曰聖王之道。勵俗下。不曰聖王之道。自勵。風俗頹敝。良可惋歎。果能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恃。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曰。族聖人。而不惑乎。余懼中國之亂。飄泊舟次。於今廿年。四澣空囊。絕無書史。迴想縹緲。插架牙籤。萬軸居然。夢境而且市井喧囂。塵氛雜擾。無冬無夏。碌碌不遑。欲如羅鶴林唐

子西詠歌言笑。晤對無非聖賢。泉竹禽花。會
心皆成學問。迥隔仙凡矣。若余飄零偃蹇。圯
泛塵塗。固無足齒。士大夫幸有其地。有其時。
有其遇。有其資。益當於此。尋味無窮。翼贊薇
猷。光於千古。猗歟盛哉。若曰其他嗜好雜之。
則光陰電駛。不可惜乎。因錄讀書四樂。及
羅氏山林幽致。附贅數言。而為賢明者最之。
書。小李將軍畫軸後。

小李將軍名昭道。父子皆為名畫。而其子更

勝。歷代咸稱小李將軍。唐玄宗時。召為至寶。
其畫多不落款識。惟工於畫者能別之。後更
裘甫龐勛黃巢之亂。遂多散失。明朝嘉靖初
年。書畫名家云。遍海內止有三幅。其一在太
倉王元美家。其父王公諱忬。為直浙經畧。嚴
世蕃懇求此畫。王公恠而不與。世蕃懇請不
已。王公不得已。屬仇英響搦一幅饋之。其後
世蕃門客。門客。唐山謂之。陪堂。幫閑。篋片。詣王公云。明公前
餉東樓畫。東樓不識真贋。甚喜。僕不敢指其

疵類。茲就明公懇乞二千金。僕終不敢言其
贗處。王公云。此等妙畫。乃云非真耶。門客憾
憾而去。遂嗾世蕃。世蕃因事。中傷王公。王公
大罹冤慘。其一在豫章嚴相家。今不知淪落
何所。其一則此是也。

先生愛惜此畫。流離漂泊。未嘗去身。今見存焉。

題安積覺逐日功課自實簿

學者用功。須是漸進。而不已。日計則不足。歲
計則有餘。若一暴十寒。進銳退速。皆非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是亦可
乎。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儻自
矜捷足。而弗馳弗驅。則駑馬先之矣。今為爾
嚴立課程。自非疾病及不得已。禮際應酬之
外。須逐日登記。朔望則溫習前書。必令成誦。
若其中無故曠廢。亦於朔望之次日。替考答
責。名曰逐日功課自實簿。每晚送簿填注。毋
違毋怠。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雜著三

筆語

加藤明友問曰。四書六經。用何人注乎。

先生答曰。朱子之注不可廢。禮ハ。陳ハ。澔ハ。易ハ。呂ハ。

鄞ハ。庠ハ。今按一統志寧波府學校有鄞縣學鄞庠蓋謂之也尚書ハ。用ユ。蔡ハ。沉ハ。

此其大畧也。然看書未必單單靠得注脚ニ。况ヤ。

臺下經國理民。曰愚言之為學。當見其大實。實有裨於君民。恐不當如經生尋章摘句也。

問。仁之體用。何物為體。何物為用。

答。適已言之矣。臺下之學。與經生異。當曰不忍人之心。為體。不忍人之政。為用。

問。不忍人之心。及不忍人之政。意思如何。

答。常懷一點愛民之心。時時刻刻。皆此念充滿於中。自然事事為百姓。算計有一民不被其澤。便如己溺己饑。安得無不忍人之政。

問。太極生兩儀。按太極者心之謂也。陰陽乃何物哉。

答。貴國專言太極。既曰心為太極。則舒慘者乃陰陽也。夫子至聖。不言天道。子貢名賢。言天道不可得聞。今貴國諸儒賢於古人。而宋儒過於夫子。子貢也。

問。詞章之習。害于道義乎否。

答。即無害於道義。亦無益于身心。今之詩詞。與古人之詩遠矣。誠能如杜子美元次山。固

自佳耳。

問。存心之術。如何。乃心存。

答。心在腔子裏。又何必存。惟是爲物欲外誘。放了去。故須要存心。工夫。故曰操之。則存。僕聞之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既不失矣。却從何處存來。

問。赤子之心。何形象。

答。又是宋儒口角。赤子之心。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渾然天真。絕無一毫私偽。惟知父母爲

當愛。兄長爲當敬而已。若問其形象。昔人有問王陽明先生曰。良知形色何如。陽明答曰。是赤的。良知豈是赤的來。

問。僕素宗宋儒。故平生之說話。往往做之。請莫訝。至若陽明之學。陸氏之裔。我黨之所不雅言。

答。宋儒之學。可爲也。宋儒之習氣。不可師也。至若陽明之事。偶舉其說。良知是赤的。曰爲笑談耳。故曰。良知豈是赤的來。非僕宗陽明。

也。幸勿深疑。

林春信問曰。崇禎年中。巨儒鴻士。爲世所推者幾人。願錄示其姓名。

先生答曰。明朝中葉。以時文取士。時文者。制舉義也。此物既爲塵飯土羹。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鄒元標。高攀龍。劉念臺等。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未聞所謂巨儒鴻士也。巨儒鴻士者。經邦弘化。康濟艱難者也。

問。高攀龍。劉念臺。其諱如何。

答。高諱攀龍。號景仰。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諱宗周。號念臺。順天府尹。

問。相成水火。其實如何。

答。水火玄黃之戰。道學家與文章之士。互相攻擊。亦如宋朝程氏蘇氏互相詆譏。朝廷之上。舌戰不已。遂使國家被其害耳。

問。聞朝廷之官。三品已上赤衣。四品已下青衣。云云。然則三品已上。均是赤衣乎。所

謂一品二品三品。何曰分別乎。翰林學士其位級如何。

答。所言三品已上。紅公服者。但言公服而已。至於錦繡花樣帶。逐品分別。一毫不容混也。翰林學士京官五品。兼左右春坊者四品。兼正少詹事者三品。

問。公曰溶霜爲齋號。溶霜二字。其義如何。答。僕幼時於書窓之下。得一夢。有夜暖溶霜。月風輕薄露冰之句。因曰爲齋名。亦未知其

兆其應何如耳。

問。元次山一代之才子耳。公乃與詩聖之少陵並稱其說如何。

答。少陵聖於詩。但就詩言耳。元次山無限情事。盡見於詩。其治道州也。絕無牢騷佻達之態。台兄乃曰才子少陵之耶。少陵保房瑄比嚴武。未必無可議也。

問。花間集及草堂詩餘。凡近世樂府。悉皆協于絲竹乎。

答樂府固協於絲竹。草堂詩餘有陰陽平仄之譜。蓋比于絲竹而爲之也。

林春常問曰。二百年前我邦之人入貴國遊西湖見林家之梅蘇堤之柳詠詩而去。今果存乎。

先生答曰。和靖之梅此君家物也。放鶴亭至今無恙。東坡之柳相傳曰爲風流學士之所爲。殊不知子瞻大經濟大惠澤。比之王荆公相去天壤。

野節問曰。貴國恢復之事。自周之衰。日來。漢晉唐宋一破而難再續。上無龍德之人。下無風雲之化。則民庶皆有勵志。然誰適從乎。况夫諸豪各抱自計之心。遂不得恢復之功。可深嘆也。

先生答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恢復之兵。誓心天地。忘身忘家。然後天心格。民志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一有私自利之心。則豪傑窺其釁。而四方懈體矣。

袁本初曹孟德其榜樣也。况才畧又萬萬不及孟德者耶。

問。凡治國博施於衆。自古難矣。乃莫若勸農務本。然有富民而不貧。民而不凍。則雖荒年而不凍。餒貧民。則雖豐年而凍。餒。其政不善。則到此者宜矣。其政雖善而積年累月。而致之者有矣。治之之要。如何而可乎。

答。治國有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豈在博施。春秋傳曰。小惠未徧。民弗懷也。富民當曰禮節之。貧民當曰省耕。省斂。曰補助之。但要萬民免於饑寒。亦不必多歷年所。若要更化善俗。非積年不可也。昔者衛文公初年。男女七十餘人。末年。驟北三千。張全義為河陽節度使。合巡屬。只一千七百戶。行之數年。殷富甲天下。治要無難。惟在人君誠心舉行。不為讒人所間耳。

問。先生所習之詩。用何傳乎。舊說所言。與

朱晦菴所傳大異

答。明朝近來傳經與古先大異。有習讀而無專門名家者。特取一時新說為作文之資耳。非所目為詩也。不若春秋之必藉師傳也。至於晦翁之註。自當遵依詩序等。但可參考。不敢目古而戾今也。然看書貴得其大意。大意既得。傳註皆為芻狗筌蹄。豈得泥定某人作何解。某人作何議也。

問。晦翁畧不依小序之說。呂東萊本于小

序。作讀詩記。欲知其大意。則兩先正之說。參考而可乎。

答。如此參考而裁之於心。又設身處於其地。必無不得者矣。僕三年讀禮。二十一年飄零異國。目不見書史。古人云。三日不讀。口生荆棘。三日不彈。手生荊棘。今者自顧增慚。尚敢矢口談詩乎。

問。唐太宗命魏徵作打球樂。後終戰伐之功。為七德舞。此兩舞吾國樂官傳之久矣。

明朝所傳之正樂。何等音乎。

答。古樂之不_レ入_レ耳。魏文侯之賢。尚惟恐_レ卧_レ齊宣王非_ニ能好_ニ古之樂_一。直好_ニ世俗_一。今相去二千餘年。何復_レ古。明朝古樂。特備_ニ其數_一耳。宮中之所_レ演者。皆傳_レ奇雜劇。出相扮演。且資_ニ謔笑_一。賢者取_レ且爲_レ鑑。非_ニ能陶_ニ鎔_ニ性情_一也。魚龍角觝。梨園子弟。霓裳羽衣。皆非_ニ古樂_一也。

問。前日且來。欲談_ニ性理之事_一。淺學不免_ニ躐_一等_レ之罪。故不及_レ此。聞昨吉永太守問_ニ格物

之義。格物者先儒所說多。多。至_ニ晦翁_一說_ニ出_レ窮理來。其所行_レ且居敬爲_レ本。窮理居敬。工夫。雖_レ非_ニ且暮容易說出之事_一。日用之工夫。先生之意如何。

答。前答吉永太守問_ニ格物致知粗及_ニ朱王異同_一耳。太守且臨_レ民爲_レ業。且平治爲_レ功。若欲窮_ニ盡_レ事物之理_一。而後致知。且及_ニ治國平天下_一。則人壽幾何。河清難_レ竝。故不若隨時格物致知。猶爲_レ近之。至若居敬工夫。是君子一生

本等。何時何事。可レ得レ。僕謂治民之官。與經生大異。有レ一分好處。則民受レ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專在理學研窮也。晦翁先生曰。陳同甫為異端。恐不免過當。

問。危坐安坐。讀書多是焚香危坐。

答。古人席地而坐。多是與日本相似。讀書宜敬謹。所レ曰焚香危坐耳。危坐。即日本今日坐法也。

問。危坐拜者。跪而拜乎。

答。拜者鞠躬。即今之立而揖也。拜則兩膝跪地。而レ稽顙。已興則起。而再揖也。再拜者。三揖兩拜。四拜者。五揖四拜。危坐者。曰踵著尻。曰趾著地也。

問。論語學而時習之。義舊說多就儒生效。學之上。說到宋儒。兼致力行。曰為之。義謹思。學且習者。上自天子。下至士庶人。於彛倫常行之上。所學所習。不可不慎。思明辨如何。

答。兼致知力行。方是學。方是習。若空空去學。學箇甚底。習又習箇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

問。先正曰。學而習。習而察。竊惟加察字。添下一層工夫。如何。

答。極是。

問。程子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者。彼與此。共信從斯道。誠曰可樂。然發散在外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謂手。

答。悅樂分內外。只是要分別兩字耳。然悅豫且康。未必單單在心胸間。手舞足蹈。其樂非根心而何。有朋自遠方來。疑亦只是心中歡喜。

問。詩云為龍為光。太全如今俗謂寵是云云。寵是何等語。

答。光字易解。龍字不解。故向來俱作寵光看。言古字通用也。然天子燕曰示慈惠。雖無所不至。不當加曰寵字。愚意謂龍者神物也。陽

德也。升沉隱見。變化不測。興雲致雨。澤被萬物。不若如字。看而與光字。作二意。爲妙。高明曰。爲何如光。如光降光。顧寵如寵臨寵。貶問。凡國家之禮制。飲食衣服器用之法。尚文則其弊爲豪華矣。尚質曰示節儉。則其弊欲至鄙吝矣。傳所謂與其奢寧儉。然又質勝文則野。不可不使文質並行也乎。乃於斯二物如何。防其弊乎。

答。凡爲天下國家之禮。在乎有制。有制則貴

賤有等。上下有章。文不至於奢華。儉不至於固陋。古之人。繪衣繡裳。山龍華蟲。燦然可觀。黍豕爲酒。賓主百拜。始終秩秩。何嘗無文。何嘗非質。質而至於野。文而至於靡者。皆無制之禮也。國家必欲崇儉。當自本根始。紛紛末制。何益於事乎。

問。今指爲本根者如何。

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地間之定位也。士農工商。國之石民也。男耕而食。女織而

衣。民生之常經也。所謂本根者。如斯而已。而
又壯者。曰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國何患不治。
何患不富。何事於浮文末節哉。曰末節而圖
治。是循理絲而焚之也。吾未見其能治者矣。
問。孟子說齊梁之君者。皆是也。所曰其不
用者。亦皆是也。本根末節。不能辨別。則何
曰為治乎。若乃理絲而焚之。則遽解其結
而可乎。緩舒而理之。待其自解而可乎。
答。得其道。急起而圖之。無張皇之病。舒徐而

自化。無優柔癱瘓之嫌。但在有志者求之。有
心者計之耳。蚩蚩者。厝火積薪之下。寢處其
上。而自謂曰安。謂之何哉。

問。幾社復社。

答。幾社復社者。社會也。單曰作文為主。如所
言張受先。張天如。周簡臣。馬臣常。復社主盟
也。周勒自。徐闇公。彭燕。又宋上木。杜仁趾。陳
卧子。幾社主盟也。庠序雖設。末世已失先王
造士之意。至於經義講劇。全是各家父兄延

師教子之事。校讐則在翰林。不涉鄉學。講習討論。賢明者特出。新裁迎合。主司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問。明李先生交遊之際。必有懷義秉志而不屈虜庭之士。若能有以禮招之者。肯至于日本乎。

答。三四日前致書奧村顯思云。不佞視貴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嘗恠周旋量窄意偏。尊中國而貶秦邦。豈足語於聖賢之道。僕雖淺

陋。非無此意。但見貴國人意。思殊不如此。所曰此念灰冷。儻國君好善厚禮。招賢自應有至者。但患無移風易俗。發政施仁之志耳。惟是近來士人。既已剃頭辮髮。甘心從虜。雖築黃金之臺。恐來者無樂毅鄒忌之徒也。

問。文章之士。黨首者何人乎。吳三桂亦其徒乎。

答。吳三桂武人也。世胄也。文章之士之爲黨首者。其初起於李三才之躁進。邵輔忠。尚葵。

之輕薄卑微。而其後周延儒。許譽卿。錢龍錫之徒。紛紛不可數矣。

問。前日聞劉宗周道學之徒也。吳姓。鄭三俊亦其徒乎。嘗見明季遺聞有北京殉死之士。皆賜謚之事。頃日考之。不載王侍郎。無賜謚乎。鄒漪不知而不載乎。

答。劉念臺盛談道學。專言正心誠意。其為大京兆也。非坐鎮雅俗之任矣。而其伎止於如此。性頗端方廉潔。而不能閑其妻子。鄭三俊

先任大司農。頗著政績。後為大冢宰。亦有清操。方正不遜於劉。而無其僻。吳鹿友有用之才。其制行則與二公不同。惜乎時不足。且展其才。初叨枚卜事。已不可為矣。王侍郎為浙直經畧。其事在後。

問。施邦曜先生之所親也。亦在賜謚之中。答。施四老為僕表兄。在圍城之外。入城就死。其促家兄曰。汝領教已久。何故不出城。此城旦夕間必破。吾特來就死耳。觀此。知其烈烈。

愛水先生文集 卷三十一
過於諸公矣。

問。前所呈明季遺聞及心史。未開卷否。

答。明季。曰道學之故。與文章之士。互相標榜。大槩黨同代異。鄒漪南直之常鎮人。明黨之俗。不能除。故其毀譽不足盡信。且其筆亦非史才。但取其時事。曰備采擇耳矣。

問。鄒漪亦文章之徒乎。

答。大明之黨有二。一為道學諸先生。而文章之士之黠者附之。其實蹈兩船占望風色。而

為進身之地耳。一為科目諸公。本無實學。一旦登第。厭忌群公。高談性命。一居當路。遂多方排斥道學。而文章之士亦附之。僕平日曰。明朝之失。非韃虜能取之也。諸進士驅之也。進士之能舉天下而傾之者。八股害之也。

問。先生昔日往南京。往來北京。已經登第。敢問其年科場出何題。

答。僕困於場屋屢矣。未有登第之事。近忽有翰林學士之言。又有狀元之說。此言胡為乎。

來莫知所自。方欲作數字。且剖白之。而因病未果。心常快快。

問。所言固然矣。國俗太拙。文字故鄙。野之人。看華客。皆為翰林。或為狀元。不解其稱。其號勿疑。何至作數字乎。就問大明各縣有校。校即有孔廟。皆做闕里之制乎。否。

答。大明各府各縣。俱有學校。每學皆立孔廟。但不能做闕里之制。闕里之制甚大。非各府各縣所能及也。

問。事實行狀。亦題碑石乎。

答。孝子孝孫。編次其父祖素行。而請之鄉先生。謂之事實。鄉先生就其事實中。增芟抑揚之。謂之行狀。然後進之禮部。宰相議其易名。撰為祭葬碑文。若例未得有祭葬者。即且行狀。請之朝貴。或海內名公。撰為碑文。墓誌。或者存之史館。且為作傳。賜諡之地。

問。諡則門人尊師為某先生。亦然乎。不然乎。

答。此亦有之。然亦不宜輕舉。必允愜輿情。而後爲之。方不爲弁髦耳。

問。父母在而有兄喪者。可降一等乎。

答。父喪斬衰三年。母喪齊衰三年。兄喪期。服布之生熟升數不同。無所嫌疑。不必降等。惟父在而爲母。則有或降或不降者。

問。不諡而稱先生。則冠其姓號乎。冠其姓字乎。

答。字亦可。號亦可。某字某姓先生。

問。懲忿塞慾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塞慾感仰。感仰。程夫子七十而氣力勝於前時。所謂曰忘生。徇欲爲深恥。先生能居此。故血痰嘔咳者無妨耳。

答。水至柔。人多蹈而死焉。色欲至爲末事。然君子於此自振爲難。僕事事不如人。獨於此中解能惑之。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曰陰陽不接。

又多_レ家國之憂。宜乎_レ其有此疾耳。其不_レ致性
命之傷者。則又在_二廿一年保蓄之功_一。

問。裹脚者古所謂偏者乎。

答。偏也。縛也。行膝也。邪幅也。同是此物。

問。行纏何物。

答。行纏者。俗名搭膊。又曰料繳。邪縫之。可_レ大
可_レ小。即橐也。

木下貞幹問曰。毛孫繼子。其義如何。

答。養子之子。即序於諸孫之列。俗曰討兒不_レ

討孫。蓋言養子為討兒子也。毛孫者義男之
子也。繼子有應。平聲。繼。有命繼。長房次子。理
當承繼。故曰應繼。長房無可繼之子。則及次
房。次房無可繼之子。則及再次一房。親兄弟
無可繼之子。則及從兄弟。再從三從。族屬已
盡。而無子。可繼。則及疎族。不分賢不肖。皆曰
應繼。天子諸侯。雖大畧相同。而微有不然者。
且宗器至重。不論二弟三弟。長子次子。按牒
而取之。無有不應者。惟大臣無識見。無擔當。

愛身畏禍。不顧宗廟至重。但得一入爲主器而已。是故繇親及疎。亦如士庶之家。命繼則死者平日曰某子爲賢。臨終有命。某人與某人。一同承嗣。故曰命繼。不論親疎。除長子外。亦不論長幼。躡等而繼之也。亦有平日愛之教之。撫養成。人在生時。即命與應繼某人。一同奉祀者。亦是命繼。但不得越族而及疎遠。越宗而及異姓。繼者續也。某緒將絕而復續也。故曰繼也。

安東守約問曰。師於弟子。猶君父於臣子。門生守正。雖不知中國之禮。豈不知本國之禮乎。初見君來。過於優待。然教愛勤倦。頓忘輔養。且君言語不通。屢請不許。若強之。則恐勞老師。故每事惟從尊命耳。

先生答曰。師道誠尊重。禮曰。父生之。師教之。君成之。三者並尊於天地之間。故事。父有隱無犯。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其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者與父同。致其喪

也。其於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此受業之師也。此古道也。行之於今。如龜毛兔角矣。今賢契崇儒重道。再三諄諄。不佞方且師生為稱。亦何可遽尊臯比之位。使足下僕僕拜於牀下哉。非矯飾也。非虛偽也。他日相與有成。或者酌量古今之宜。而處其中。可耳。大明近日。且制義取士。鮮言行誼。弟子之視師。如途之人。師之視弟子。如賓客。未能如古之道也。賢契言之切切。豈有忘分。不自簡處。

不必過為簡點。即成禮之後。師徒相與之際。亦宜且和氣。涵育薰陶。循循善誘。非能如嚴父之於子也。

問。願聞師教弟子之法。及弟子事師之禮。
 答。師之教人。必因其材而篤焉。無所為法也。弟子事師。惟且傳習敬信為禮。其他皆末務也。

問。弟子稱師如何。

答。尊老師者。稱老師之師曰太老師。自稱曰

門孫某頓首百拜。不尊其師者，稱老師之師。
曰太老師，自稱曰晚學生。某頓首拜，百拜最
親最敬。頓首百拜次之。頓首拜，踈矣。門生之
父兄尊長，得稱其師曰老師。門生之弟亦得
稱之。其子其姪與卑下之人，不敢也。

問作詩文。

答。所貴乎儒者，脩身之謂也。身既脩矣，必博
學。曰實之。學既博矣，必作文以明之。不讀書
則必不能作文。不能作文，雖學富五車，忠如

比干，孝如伯奇，魯參亦冥冥汲汲而已。故作
文為第二義。至於做詩，今詩不比古詩。無根
之華藻，無益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為之，
不過取名于譽而已。即此一念，已不可入於
聖賢大學之道。故程子曰：為之大足喪志。

問。前日奉教曰：正字老師之家諱，門生名
守正。改正字為拙字如何？伏乞賜旨嘉名。
答。古人之諱，家諱不出門前。將大名另易拙
字。揆之，人子之心，極感敬慎之意。然於省菴

之義不合。故欲賢契仍舊耳。况曰我家諱而亦欲入諱之。古有李彥為督府。而其父名好古。因彥并諱硯為墨池。因古并諱鼓為皮綱。適有參軍名李彥古。二字俱犯。其參軍書手板曰。荊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綱。謹祇候參世。曰為笑。李彥喜曰。奉人當如此矣。今者不佞之意殊不然。既賢契諄諄於此。或仍用守字。下易一省字。何如。若竟用省菴二字。雖古亦有字行之禮。然稍覺不恪耳。吾輩今日還

往筆札。若他日有重見天日之時。未必不達之。當宁為名公碩輔之所評駁。不得草草而已。盛情謹心領之。於二者之間。權宜可也。呂字行者。但名方可。如胡敬德郭子儀之類。如省菴殊不佞名。若於不佞處。呂字。而他處仍呂名。亦非也。

問。俗有言誠意伯識書之應者。未審真偽如何。

答。誠有之。不佞曰。人事為主。其恍惚渺茫之

事不入言論。即呂讖言之亦甚佳。金明見水有奇緣。會合樵中非偶然。戡亂武功誠已異。克襄文治又中天。何等親切。何等光大。此四句在草頭雞下一人耳之下。草頭下加酉字。又一人字右著一尸。合爲鄭字。是國姓入南京之驗也。

問。老師比年在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答。兩年在廈門舟山。人人擬留。留意非不堅也。但不佞心不安。兵部左侍郎張玄著諱煌

言者留之。不佞不肯留。云尚要過日本。張云。我們在此。年翁一人留不住。我們在此。作何事。日本人聞之。亦笑我等。然不佞不能留也。何故。彼地無田可耕。不能自食其力。此外惟漁亦可。然捕魚舵梢。與劫盜無二。不可爲也。若坐而日糜其餉。彼之來者皆百姓之肉。與血。甚者打糧打糧者。打家劫舍。掠入質子。而求物者也。焉有仁人日膳人之肉。膏人之血。食禦人之食。齧人之子之骨。而可爲者。故決

意來此。彼衆人大爲艱然。因曰年翁一人留
不住。我等尚想做甚事。如此剝民而曰救民。
吾弗信也。如此殘民而圖恢復。吾不知也。

問。朱陸同異。不待辨說明矣。近世程篁墩
道一編。席元山鳴冤錄。其誣甚矣。然尊德
性道問學。陸說亦似親切。奈何。

答。尊德性。道問學。不足爲病。便不必論其同
異。生知學知。安行利行。到究竟總是一般。是
朱者非陸。是陸者非朱。所曰玄黃水火。其戰

不息。譬如人在長崎。往京。或從陸。或從水。從
陸者。須一步一步走去。繇水程者。一得順風。
迅速可到。從陸者。計程可達。從舟非得風。累
日坐守。只到京爲期。豈得曰從水非從陸
非乎。然陸自不能及朱。非在德性問學上異
也。

問。陽明之學。近異端。近世多爲宗主。如何
答。王文成亦有病處。然好處極多。講良知創
書院。天下翕然有道學之名。高視濶步。優孟

衣冠是其病也。出撫江西。早知寧王必反。彼時宸濠勢燄薰天。滿朝皆其黨羽。文成獨能與兵部尚書王瓊先事綢繆。一發即擒之。其勦橫水桶岡。涑頭之方畧。與安岑之書折衝樽俎。亦英雄也。其徒王龍溪有語錄。與今和尚一般。其書時雜佛書語。所曰當時斥為異端。

問。薛文清公讀書錄之外。別有作平。其文只見猫說等數篇耳。恨未見全集。

答。薛公謚文清。做官極好。直節不附權璫。人品好。文不在多。諸葛忠武止數篇。足垂萬古。張睢陽忠節震世。其才一覽成誦。終身不忘。人有問之者。某事在某卷第幾板。展卷即是。然其文亦不多見。一嚮足矣。

問。方正學先生。幼時人謂之小韓子。其文足比昌黎先生否。

答。韓昌黎大而有用。方先生執而不化。大不如韓。韓昌黎惟撰淮西碑。譽宰相裴晉公度。

而抑李愬不足曰服人耳。餘事俱可。後人又
尤其上宰相書為干進未亮也。靖難之激方
先生得君之專彷彿齊黃而不能運籌決勝
但非通才。

問宋太史方正學優劣如何。

答各有其妙。宋景濂之博洽方先生之端肅
皆未易才也。其人品則宋不如方。故其後宋
坐孫慎而貶死。

問大明光祿大夫當漢唐何官。

答漢唐之光祿大夫官職也。明朝之光祿大
夫勲階也。凡官有勲有階。惟一品進光祿大
夫。此外有光祿寺卿則官職矣。明朝之光祿
大夫視漢之丞相御史大夫太將軍處三公
之下。在九卿之上。視唐之平章政事左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府儀同三司。

問老師在交趾拜監國敕書其儀云何。

答大明制敕至守土官朝服欽差官吉服迎
入香案供奉而後開讀。則有拜禮。今不佞東

西南北無可供奉。不敢當拜禮。親王監國。其制與天子同。巡按各道俱欽差。巡撫雖係欽差。其官銜無欽差字樣。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府縣俱守土官。

問。殿下之稱如何。

答。明朝自太子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一槩俱稱殿下。別其為宗室也。前代同姓異姓諸侯王皆無之。

問。監國魯王行在所在何地。老師得見否。

答。前在南澳。故至廈門。而不得朝見。舊年已在金門。去廈門一潮之隔。

問。老師姓朱氏。文公之裔否。

答。寒族多為此言。丙子丁丑年間得家譜言。文公子為敝邑。令家於餘姚。惟一世不清楚。像贊誥勅國璽。班班可考也。閩族俱欲附會。獨不佞云。只此一。世便不足憑。且近不能惇睦九族。何用妄認遠祖。狄武襄青武人。尚不認狄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佞餘姚。

人若能自樹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若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賢聖之裔乎。實墮其家聲。更不聞藥卻之曹。降為皂隸乎。

問。揚東三不惑。學者所當宗師。守約常欲守之。

答。堯百榼。孔千鍾。無害於酒。及姜女來相守。無害於色。周公受分獨多。古今稱富。無害於財。陳仲子能絕四者。獨與其妻居於於陵。然濟得甚事。真聖賢大豪傑。却不在此中尋求。

問。守約嘗欲謚楠。公正成為忠武。庶人議謚得無罪乎。

答。柳下惠之稱。乃其妻謚之。文中子乃門生謚之。但要公而當耳。於禮無戾也。易名之典。在於人心。人心思慕哀傷之。謚為忠武。適得其宜。

問。六朝唐宋文字。如何分別。

答。六朝文要少讀。肉厚而氣不清。文品不高。昌黎集好。柳亦佳。蘇長公亦好。但嫌熟耳。歐

陽文忠佳。王安石文亦好。只是人不好。又曰。文字要用古。但要化耳。如餐美饌。若不化。便成病矣。又曰。嗚呼。在書經為歎美之辭。後世為歎傷之辭。宜少用。又曰。非讀書不能作文。非熟讀不能作文。土語自然入不得文字。用古文不化。著跡欠清爽。欠有意致。又曰。不俟文字。無甚佳致。只是一字不杜換。一字不落套。一字不剽襲。他人唾餘。信手作百篇。其間格局句語。少有同者而已。更長短俱成格局。

無有潦草塗塞勉强湊搭之病。

問。唐詩李杜為最。未知二公有優劣否。

答。李杜齊名。究竟李不如杜。李秀而杜老。李奇險而杜平淡。李用成仙等語。更不經煉丹等殊。不雅。不若杜家常茶飯有味也。然不奇與之極。造不得平淡。有意學平淡。便水平箭豆腐湯矣。今按箭疑當作煎又曰。詩貴秀貴逸。著理學語。須要脫得頭巾氣。不然便老學究。可厭可唾矣。前日佳作。多有此等。然不十分犯。

手。
 問。飲酒饋食。主人先飲先嘗。未知合於禮否。

答。飲酒而致爵於賓。賓致主人。主人先飲。卒爵者。示酒無毒也。主人復獻客。客飲而飲主人。主人復獻客。客受而奠爵。今日本全是古禮。饋食則主人不先嘗。先嘗者。宰夫之職也。臣有為君當食者。曰膳夫之禮。自居。君祭先飯是也。亦不敢當賓之意。

問。申布惟長奉書。老師稱頌高義。其人質美而好學。但今年五十。有扞格難成之憂。為可惜耳。

答。老而好學。如秉燭之光。不佞年六十二。一日不肯釋手。故詩詞絕不拈著。因質性愚。下無暇及此耳。五十歲比不佞少十二年。謂之一紀。何謂老而難成。真好則無有不可成也。蔡元定之年。長於朱夫子。初時為友。後來遂執弟子之禮。何且至今稱為晦庵高弟。又曰。

不佞見典籍竊自傷心每每淚下不幸幼齡喪父不知為學之道遂昧昧至此劉元海異國人猶曰一物之不知君子之羞也不佞竊自恥其言若老者一日不放鬆少者更力加精進自然足呂揚名天下後世必不若不佞之老大無成也。

問易繫辭註匡郭二字其義如何。

答兩耳之外稜亦曰輪郭耳無稜曰聃所曰老子名聃可見輪郭者外周之義註錢者曰

孔方為郭亦非也彼曰輪為圓轉之物故曰郭為孔方耳總之輪郭二字連讀為是郭必不可言在內也肉好二字亦然言正與文皆好也註者之多訛如此匡郭二字不連或曰匡或曰郭總是外周也天地如物而我之道為匡天地如人民而我之道為郭範者天地不能改於其度圍者天地不能越乎其域匡正也此却不作正字解成人之歌曰蠶則績而蟹有匡則蟹之大殼為匡所謂介也器曰

篋目之四圍曰眶。均是周圍之義。郭者錢之外周也。曰輪郭肉好。輪者外面圓稜。郭者內中方稜。肉者錢之背。好者錢之字。然城外之城爲郭。但非內中方稜。總之。匡與郭俱是外圍。但匡有外圍端整之義耳。一匡天下。只作正字解。亦未是。桓公稱霸。則天下諸侯俱束於霸圖之中。而整肅之。則亦是外圍之義。先生謂守約曰。讀書如酒量。有能飲一石者。有不勝一勺者。各當自量其力。若驚多而不

精熟。與不讀一般。不如簡約爲妙。倘過目成誦。自當博極羣書。

又曰。書讀得多。讀得熟。自然筆機純熟。不見夫蠶乎。功候既足。絲緒抽之。不窮。自然之理也。

又曰。蘇子瞻聰明絕世。讀書每百過。或數百過。今人聰明不及子瞻十分之一。乃欲日涉獵遊戲讀書。如何得工夫純熟。工夫純熟。則古人精意。皆在心口中。筆頭上揮灑立就。

又曰。韓文公雖有可議。然其功甚大。則其小者可原。文公處六朝之後。摘章繪句。獨能起八代之衰。使後人知有聖學。其小疵不足推也。

又曰。明道先生甚渾厚寬恕。伊川先生及晦菴先生。但欲自明。已志未免有吹毛求疵之病。

又曰。前漢書。後漢書。熟讀極佳。文章要典雅。不讀先秦兩漢。覺無古奧之致。文章自觀之。

句為杜撰。有半句沒半句。為駢湊。用近世之語。為軟弱。俱是病。

又曰。凡作文。宜相題立意。先使規模大定。中間起伏布置。要有法有情。一篇脈絡。要使氣若斷續不貫。先後倒置。雖文詞秀麗。亦不入格。

又曰。題目中。字字俱要安頓。有大力者。索性將題目掀翻。另出議論。此又是一格。字義俱要的。確若字義不明。讀時不解。用處便錯。

又曰。文字最難。是單刀直入。然直入須要有
力。一聲便要喝得響亮。

又曰。明朝文集極多。好者亦寥寥。一家之言。
不必勞神。如楊升菴李空峒集極佳。

中村玄貞問曰。此文某人所作也。未知能
合作者之法。

先生答曰。作文者。句句字字俱要。從經史中
來。著一句杜撰。句法不得。著一字杜撰。字法
不得。圓滑而非熟。新秀而不生。則佳矣。若其

中見理明。主意大。前後首尾。如常山之蛇。擊
首尾應。擊尾首應。節節相生。字字靈動。則文
之極致也。此等書疏。胸中無一毫書史氣。字
字湊泊。逐件排斲。如何謂之學者。多讀古來
名公文字。自曉作法。

問。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法。今中國能
遵行否。

答。中國治喪。非如貴國。棺斂之際。浮屠不與。
惟後七日。謂之頭七。已後每七必要作佛事。

四十九日而七終。又有百日週年。及三年喪滿。俱有道場。謂之超度。不然。父母亡者。便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痛苦。佛教既盛。謂超度便可昇天堂。不超度。地獄沉淪。且故愚迷子弟。多信而為之。即有稍知其非者。又世俗之人。共相非笑。指斥之。為不孝。故憫焉。特拔者。無有幾人。近日亦如之。惟不肖家治喪。毫不為此。

問。高才能文章。伊川先生謂之學者。不幸。

蓋有高才而能文章者。志功名。趨利祿。不過且文字取名。終不可入乎聖賢之大道也。若退之永叔。且文章振於當世。然不免於詞章之學耳。

答。韓文公變六朝委靡之格。故曰文起八代之衰。且其氣骨勲業。人不可及。頗有功于聖門。何為止且文章名世。若歐陽文忠。其立朝行己。亦有可觀。不抗不撓。亦非無所得者。何為止且文章名世。尚論古人。俱要其終始。不

可_レ妄_レ言_レ。有_レ高_レ才_レ能_レ文_レ章_レ者。不_レ止_レ於_レ志_レ。功_レ名_レ趨_レ利_レ祿_レ而已。如_レ作_レ詩_レ作_レ賦_レ。無_レ益_レ於_レ世_レ道_レ人_レ心_レ。而但_レ逢_レ迎_レ時_レ俗_レ之_レ所_レ好_レ。即_レ其_レ用_レ心_レ。已_レ自_レ不_レ肖_レ。豈非_レ不_レ幸_レ耶。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